



新世纪万有文库

铢庵文存

虞云国 罗 琤 校订
瞿兑之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新世纪万有文库

铢庵文存

瞿兑之 著

虞云国 罗琤 校订

辽宁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铢庵文存/瞿兑之著; 虞云国, 罗璋校订. -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1.2

(新世纪万有文库·第5辑·近世文化书系)

ISBN 7-5382-5935-X

I. 铢… II. ①瞿… ②虞… ③罗… III. 历史-研究-中国-文集 IV. K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80089 号

学术策划	王 土 林 夕 柳 叶
文库工作室	俞晓群 刘国玉 王之江 柳青松
总发行人	俞晓群
责任编辑	刘国玉 王丽君
美术编辑	吴光前
封面设计	郑在勇
责任校对	李守勤
出版	辽宁教育出版社 (沈阳市十一纬路 25 号)
发行	辽宁省新华书店
印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
版次	2001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7.5
字数	168 千字 插页 1
印数	1—3 000 册
定价	9.00 元

《新世纪万有文库》第五辑弁言

《新世纪万有文库》出到现在，已略近原先计划的千册之数。很遗憾，这套书至今还没成为读书界的畅销读物或热门抢购的对象，估计今后也不大可能。但是我们还是会出下去。这源于我们对出版界“保留书目”的必要认识。出版业的前辈陈原先生有云：

“……保留书目，对一个出版社来说，是头等重要的事；没有保留书目，就不能有文化积累。如果我们出一本书，‘扔’一本书，那么，办出版社就没有什么成效了。所谓‘扔’，主要是‘四人帮’和极左路线的流毒影响。‘赶形势’，出了书就过时，积累不下来，还有对过去的书一棍子打死，统统否定。另外还有几种情况，一是内容经不起考验，出了一版就没有生命力了；二是内容还不完善，如果出版后听取评论者、研究者、读者的意见加以修订重版，那就是可以保留的书目了，如果因不完善而废弃，那就等于‘扔’了；三是质量虽不错，但是出版部门发行部门谁也不管它，让它自生自灭，久而久之人家也记不起出过这部书了，这也等于‘扔’掉。无论哪一种情况，都是对文化积累不利的。”

现在当然情移势转，所谓“四人帮”等等的流毒影响也许已不占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新形势下的“扔”，

依然存在。我们集合三五君子，成就这么一套丛书，无非是想完成前辈的嘱托：出不“扔”的书。这愿望也许正在实现中，切望博雅君子，时时不吝教我。

《新世纪万有文库》编辑部

二〇〇〇年底

本书说明

瞿兑之(1894—1973),湖南善化(今长沙市)人,现代文史学者、画家,名宣颖,以字行,号铢庵,自称铢庵居士,晚号蛭园。世家出身,其父瞿鸿禨为清季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其外姑即曾国藩之女曾纪芬。他是近代著名文学家与学者王闿运(号湘绮)的入室弟子,曾“受文词于湘绮翁”;又自称“粗解绘事,则尹翁和白导之”。其后又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复旦大学接受过现代新式教育。他阅历丰富,曾任北洋政府顾维钧内阁的国务院秘书长、编译馆馆长、河北省政府秘书长等职,又曾以教授身份在南开大学、燕京大学等名校执教。一九四九年以后,长期寓居沪上,以著述为业。

因家世、经历、师承等有利条件,兼之本人力学,瞿兑之之学问领域广博,文史造诣精深。他在方志、职官、风俗制度等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最精掌故之学,其中尤以谙熟京华掌故而驰名学界。晚年潜心于文史典籍的笺校注释,创获颇丰。他的著作宏富,有《方志考稿》、《历代职官简释》、《人物风俗制度丛谈》、《汉代风俗制度考》、《养和室随笔》、《枕庐所闻录》、《北京建置谈荟》、《北平史表长编》、《燕都览古诗话》、《汪辉祖传述》和《中国骈文概论》等,还辑有《中国社会史料丛钞》和《同光间燕都掌故辑略》等,另有《李白集校注》和《刘禹锡集笺注》等。

本书系辑集瞿兑之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发表在《古今》半月刊和《中和》月刊上的单篇或连载的文章整理而成,大体分为四组。第一组为读史札记,其中关于晚清的两篇,或对军机密札抉微阐幽,或对亲闻史料忠实笔录,最有价值。第二组乃三篇专题史话。

第三组可作铢庵书话看。第四组是掌故类编,其中《北游录话》对北京故实深入浅出,娓娓道来,不愧是既能写得学术著作更兼擅长报刊小品的高手。本书主要在以下几方面进行了必要的校订:其一,对不少明显是手民误植的错字,或查引书原文,或据上下文义,逐一改正;其二,有些文章刊载时仅有断句,这次均加以新式标点;其三,作者在其读史札记(尤其是《读〈三国志〉笔记》和《读〈明史〉小记》)中,或因成文仓促,偶有引文失读、错漏传名和误解史文之处,本书对个别失读径改,对错漏传名和误解史文处则出注说明。至于行文内容一仍其旧,以存文献原貌。其中有些议论,今天读来未必尽当,例如他认为两宋之际,张“邦昌之僭号,正宋室中兴之先驱”;对日本和意大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将有关租界交还中国,以为是“友邦善意同情”。对此,相信读者自有鉴别力,是无须校订者喋喋饶舌的。

本书由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虞云国和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罗璋校订。

二〇〇〇年十一月

【目录】

本书说明

读《三国志》笔记 / 1

读《五代史》偶识 / 15

读《明史》小记 / 23

辛酉热河史料钩沉 / 61

翻书杂识 / 79

涤砚余沈 / 84

记所闻于张韩斋者 / 90

租界史话 / 95

治河佚谈 / 104

说笺 / 108

关于《续孽海花》/ 114

读《日本之再认识》/ 127

齐白石翁画语录 / 135

宾虹论画 / 144

读《凤巢山樵集》/ 151

读《顺安诗草》/ 154

读《休复居诗集》/ 156

读《汤尔和先生》/ 159

《宇宙风》与《古今》/ 162

北游录话 / 165

苑西志感 / 214

河朔古迹 / 220

掌故答问 / 223

读《三国志》笔记

魏晋间人好化妆。如何晏之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固由其面貌本自洁白。故管辂谓其色不华色，此犹曰晏本贵介子弟也。荀彧乃清修醇雅之士，而祢衡称其可借面吊丧，是极言其修饰容仪也。又相传其至人家坐处三日香。（出《襄阳记》）魏文帝更酷好熏香，至马闻衣香而惊眊其膝。（见《朱建平传》）此亦缘胡香初入中国，故竟以为时尚。沿及南朝而益加甚。故《颜氏家训》称南朝贵游子弟皆熏衣剃面，中国士大夫之好胡风非一日矣。曹植见邯郸淳一事，更令人想见当时贵人之私生活。其言曰：

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谓淳曰：邯郸生何如邪。于是乃更着衣帻，整仪容，与淳评说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区别之意。然后论载皇以来贤圣名臣烈士优劣之差次，颂古今文章赋诔及当官政事宜所先后，又论用武行兵倚伏之势。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无与侔者。

文帝《典论·自叙》称以甘蔗杖与邓展试剑，及《博物志》称其能以手巾角弹棋。曹氏兄弟留意巧艺善自矜夸，其举止态度跃然如绘。

《曹瞒别传》云：“魏武为人佻易无威重，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帻。”盖魏武父子有此特性，以成魏晋间人通脱不拘形检之习。本性虽如此，而对人则又苛责礼貌，不欲人之慢己。此则缘其自士大夫登帝王之位，故深恐士大夫慢易之耳。《魏略》载韩宣尝于邺出入宫，于东掖门与临菑侯植

相遇。时天新雨，地有泥潦，宜欲避之，闾潦不得去，乃以扇自障，住于道边。植嫌宜既不去，又不为礼，乃驻车使其常从问宣何官。宣云：丞相军谋掾也。植又问曰：应得唐突列侯否云云。是曹植犹倚父势与人争礼貌如此。然魏晋以降，篡夺相仍，帝王及臣下多不甚悬绝，君主之威严终不如宋以后也。

魏武杀孔融、许攸、娄奎，皆以恃旧不虔之故。（见《崔琰传》）崔琰以语言举止有不逊之嫌，遽至赐死。是其苛责人以礼貌，欲立威柄之意也。又《何夔传》称太祖性严，掾属公事往往加杖。皆可想见其威凌群下之态。

魏武帝之好俭殆出天性。《魏书》称后宫衣不锦绣，侍御履不二采，帷帐屏风坏则补纳，茵蓐取温，无有缘饰，似非虚语。证之《世语》曹植妻衣绣，太祖登台见之，以违制命还家赐死。虽赐死或别有由，禁绣则固无疑也。当建安中，武帝既崇尚如此，崔琰、毛玠掌选举，又力赞之，故一时靡然向风。明帝之世，则转趋奢侈。故卢钦论徐邈云：“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等用事，贵清素之士。于时皆变易车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为通。比来天下奢靡转相放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与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无常而徐公之有常也。”（《邈传》）《毛玠传》云：“太祖为司空丞相，玠尝为东曹掾，与崔琰并典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先贤行状》云：玠典选举，诸宰官治民功绩不著而私财丰足者皆免黜停废，久不选用。至乃长吏还者垢面羸衣，常乘紫车，军吏入府朝服徒行。

魏晋人多早达而亦不寿，王粲除官时年止十七，比其死时年四十一，已官侍中矣。郭嘉死时年三十八，已封侯矣。钟会亦弱冠出仕，平蜀之年止四十。桓威年十八著《浑奥经》，王肃年十八解《太玄》，王弼年二十八注《周易》、《老子》。杨虑年十

七，乡人宗贵，号德行杨君。（见《杨仪传》）孔融年二十八为北海相，姜维年二十七封侯，法正死时年四十五为尚书令，温恢为凉州刺史死时亦四十五。其早达者，缘俗重门户，故贵家子弟易于早得名誉，其不寿者，盖以生活放荡之故欤。

汉末人好奖虚名而不顾事实，孔融正是此类。世传其言行皆是浮词巧言，所足称道之事亦不过崇浆气类交结名士而已。《续汉书》云：其在北海，租谷少稽，一朝杀五部督邮。奸民污吏猾乱朝市，亦不能治。连年倾覆，事无所济，遂不能保障四境，弃郡而去。^①魏武杀之，固因其傲慢触怒，然所下令云：“世人多采其虚名，少于核实，见融浮艳，好作变异，眩其诬诈，不复察其乱俗。”诚亦恶其要结虚誉也。

魏武虽深疾浮名，然三国之中亦惟魏最能收虚誉以悦庸俗。华歆、王朗不容于孙氏，而魏文帝尊贵之，谓为一代伟人。许靖在蜀极为王朗所善，中原士大夫犹叹慕之，而先主薄其人不使任事。夷考三人行事，皆小廉曲谨自守而已，无节概识略可言。其足称者只是以禄赐振施亲戚而已。此与五代时冯道一流人相似，盖乱世自然养成此种风气耳。

刘先主薄许靖事见《法正传》。先是先主围成都，璋蜀郡太守许靖逾城降，事觉不果。先主以此薄靖不用。正说曰：“天下有获虚誉而无其实者，许靖是也。然主公始创大业，天下之人不可户说。靖之浮称播流四海，若其不礼，天下之人以是谓主公为贱贤也。”

北人因避难而至江南岭外者，汉末以来见于史籍者不可胜数。即江南人因兵事而被徙至北方者当亦不在少数。司马昭破寿春，所降吴兵分布三河近郡以安处之。（事见《诸葛诞传》）按是役吴兵来救寿春者三万人，北迁者恐在半数。此辈皆未携妻

^① 此段记载实出自《三国志》卷十二引《九州春秋》，而不是《续汉书》。

子，北迁以后必有就地立家室者。是今之河南有吴人也。刘璋时南阳三辅人流入益州数万家，收以为兵，名东州兵。（见《二牧传》注引《英雄记》）是今之蜀中有陕、豫人也。先主入蜀所携中原人必更多。后来唐代蜀帅多不信任蜀人而留北兵自卫，王建、孟知祥皆北人建国于蜀。则蜀人多外来者尤甚于他处矣。

阎柔所统乌丸万余落，自建安十一年悉徙居中国，从与征伐，三郡乌丸为天下名骑。是乌丸有居于内地是也。袁绍据河北以后，中国人多亡叛归鲜卑軻比能。是内地人有居于鲜卑者也。

《梁习传》云：“领并州刺史。时承高干荒乱之余，胡狄在界，张雄跋扈，吏民亡叛，入其部落。兵家拥众，作为冠害，更相扇动，往往棋峙。习到官，诱谕招纳，皆礼召其豪右，稍稍荐举，使诣幕府。豪右已尽，乃次发诸丁强以为义从。又因大军出征，分请以为勇力，吏兵已去之后，稍移其家，前后送邳，凡数万口。”《齐王纪》云：“以辽东东沓县吏民渡海，居齐郡界，以故纵城为新沓县。”又“以辽东汶、北丰县民流徙渡海，规齐郡之西安、临菑、昌国县界为新汶、南丰县。”此皆边人内徙之事。

《孙权传》言：“初，曹公恐江滨郡县为权所略，征令内徙，民转相惊，自庐江、蕲春、广陵户十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古所谓江西即今之江北。此又江南人北徙之事。

《齐王纪》注引《汉晋春秋》：“正始六年吴将朱然入柵中，斩获数千，柵中民吏万余家渡沔。”柵中者，据《襄阳记》（《朱然传》注引）云：“在上黄界，去襄阳一百五十里。魏时夷王梅敷兄弟三人部曲万余家屯此，分布在中卢、宜城西山隅、沔二谷中，土地平敞，宜桑麻，有水陆良田。沔南之膏腴沃壤，谓之柵中也。”

魏武死于洛阳，其时事出仓卒，颇有忧疑。《魏略》云：时太子在邳，鄢陵侯未到，士民颇苦劳役，又有疾病。于是军中骚动，群僚恐天下有变，欲不发丧。贾逵建议以为不可秘，令内外

皆入临，临訖，各安叙不得动。而青州军擅击鼓相引去，众人以为宜禁止之，不从者讨之。遼以为方大丧在殡，嗣王未立，宜因而抚之。《遼传》及《臧霸传》注引《文选》载陆士衡在秘阁所见魏武帝遗令，曲叙临终时情状，云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盖其所属意之壮子皆不在侧，未能指挥家国重事，故聊为儿女子之言耳。

《陈矫传》言：“太祖崩洛阳，群臣拘常，以为太子即位当须诏命。矫曰：‘王薨于外，天下惶惧，太子宜割哀即位，以系远近之望。且又爱子在侧，彼此生变，则社稷危矣。’即具官备礼，一日皆办。明旦以王后令策太子即位。”又《徐宣传》：群臣入殿中发哀，或言易诸城守用谯沛人。则当时鄆都之不安亦可知。此曹丕所以不待逾年亟谋禅代也。

魏武帝死之前一年，有魏讽之变，其事史未明言。惟《世语》云：讽有惑众才，倾动鄆都，钟繇由是辟焉。大军未反，讽潜结徒党，又与长乐卫尉陈祎谋袭鄆，未及期，祎惧告之，太子诛讽，坐死者数十人。繇以相国重臣策罢就第。其事殊非细故。至明帝太和中，董昭上疏云：“近魏讽则伏诛建安之末，曹伟则斩戮黄初之始，伏惟前后圣诏，深疾浮伪，欲以破散邪党。”又《傅子》云，讽有重名，自卿相以下皆倾心交之。（见《刘晔传》注）王昶《戒子书》亦言：“近济阴魏讽、山阳曹伟皆以倾邪败殁，荧惑当世，挟持奸慝，驱动后生。”以此证之，则讽必有不利曹氏父子之谋，而以民望为之表率。亦陈蕃、王允之流亚也。曹氏盖恶其耸动人心，故秘其语而不彰，致史亦失其记注。大凡史之难以尽据，皆若是矣。

魏讽盖即诸葛诞、夏侯玄、何晏等之前身。其结党务名相同，而其志切救时亦未始有异。故董昭建言：“凡有天下者，莫不贵尚敦朴忠信之士，深疾虚伪不真之人者，以其毁教乱治败俗伤化也。”明帝于是发切诏斥免诸葛诞、邓飏等。诞等虽见斥

而名益高，其后虽败而游谈之风卒不能杀。

荀悦《汉纪》云：“世有三游，德之贼也。三曰游行，色取仁以合时好，连党类立虚誉以为权利者，谓之游行。”又云：“奔走驰骋，越职僭度，饰华废实，竞趋时利。简父兄之尊而崇宾客之礼，薄骨肉之恩而笃朋友之爱，忘修身之道而求众人之誉，割衣食之业以供享宴之好。苞苴盈于门庭，聘问交于道路，书记繁于公文，私务众于公事。”悦于建安中亲见此种风气，故言之深切著明如此。

州郡领兵为汉末以来弊政，三国鼎峙，四方未宁，用兵为亟。蜀、吴二方皆军民不分，自不能独复承平之制。史官司马朗主此议，朗盖亦洞烛时势知其不能挽回故也。然《杜恕传》言，太和中大议损益，恕以为可勿令刺史领兵以专民事。俄而镇北将军吕昭又领冀州，则其时固有可补救之机，惜恕言之不用也。自是以后，直至赵宋，州郡领兵遂成常典矣。

魏氏用校事即其秘密侦探，与明之东厂颇相似。其恃势妄为威福，盖当时一大弊政，而正史略而不载其制。惟《高柔传》云：“时置校事卢洪、赵逵等，使察群下。柔谏曰：‘设官分职，各有所司。今置校事，既非居上信下之旨。又逵等数以憎爱擅作威福，宜检治之。’太祖曰：‘卿知逵等，恐不如吾也。要能刺举而办众事，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能也。昔叔孙通用群盗，良有以也。’逵等后奸利发，太祖杀之以谢于柔。”观此言知武帝使贪使诈之作用，然此制后卒不废。《魏略·沐佖传》云：“黄初中为成皋令，校事刘肇出过县，遣人呼县吏求索稿谷，是时蝗旱，官无有见物，未办之间，肇人从入，并之阁下，呼骂吏。并怒因踰履提刀而出，多从吏卒，欲收肇。肇觉走，具以状闻。有诏肇为牧司爪牙吏，而并欲收缚，无所忌惮，自恃清名邪，遂收欲杀。”是偏任校事欺压群下之证。

至明帝时始有敢言其弊者。卫臻上疏云：“古制侵官之法，

非恶其勤事也，诚以所益者小所堕者大也。臣每察校事类皆如此。惧群司将遂越职，以至陵迟。”至程晓上疏，则在嘉平中，魏已将亡矣。其言曰：“昔武皇帝大业草创，众官未备，而军旅勤苦，民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校事，取其一切。然检御有方，不至纵恣。其后渐蒙信任，复为疾病，转相因仍，莫正其本，随意任情，唯心所适，外则托天威以为声势，内则聚群奸以为腹心。”可谓痛切。吴亦有校事吕壹，见《潘濬传》，或谓之典校郎，（见《是仪传》）至诸葛恪秉政始罢之。

魏武置典农校尉、都尉、屯田都尉等官，领军户垦田，而官收其租。其历年用兵无匮乏，职此之由。其议出于枣祗、韩浩。蜀、吴二方所以不能与魏抗，此其一重要原因矣。然农官在郡界而不属郡辖，其牴牾处必多。《魏略·贾逵传》为弘农太守，与典农校尉相争竟不得直，《颜斐传》言军士多侮侵县民皆是。

汉末丧乱，有识之士多预料被兵之地而求所以迁地为良，往往宗族乡里相携而去。其间必有义勇仁慈之行与夫组织之力，举其例如：

《杨俊传》，俊以兵乱方起，而河内处四达之衢，必为战场。乃扶持老弱诣京密山间，同行者百余家，俊振济贫乏，通共有无，宗族知故为人所掠作奴仆者凡六家，俊皆倾财赎之。

《许褚传》，汉末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时汝南葛陂贼万余人攻褚壁，众少不敌，力战疲极，兵矢尽，乃令壁中男女聚治石如杵斗者置四隅，褚飞石掷之，所值皆摧碎。……由是汝汝陈梁间皆畏惮之。

《王修传》，胶东人公沙卢宗强，自为营垒，不肯应发调。

《管宁传》注引《高士传》，建安十六年百姓闻马超叛，避兵入山者千余家，饥乏渐相劫略，胡昭常逊词以解之，是以寇难消息，众咸宗焉。故其所居部落中三百里无相侵暴者。

《李典传》，典从父乾有雄气，合宾客数千家在乘氏，后自请愿徙诣魏郡。

《常林传》，避地上党，依故河间太守陈延壁，陈、冯二姓旧族冠冕，张杨利其妇女，贪其资货。林率其宗族为之策谋，见围六十余日，卒全堡壁。

中原士大夫与蜀人多有渊源。刘先主本涿郡人，自言周旋陈元方、卢子植之间。陈、卢后人皆仕于魏，虽隔别已久，彼此均能互知身世。许靖以名流领袖与荀、陈诸子皆有气类之雅，曹、袁二氏素同事业，及靖入蜀，曹氏遂藉为媒介，以招致蜀人。至诸葛亮亦本北方名族，以中原人心理论之不宜久隔远方，亦自实情。故王朗与靖书云：“皇帝既深悼刘将军之早世，又愍其孤之不易，又惜使足下、孔明等士人气类之徒，遂沉溺于羌夷异种之间，永与华夏乖绝。”虽秉魏文之意，亦未尝非由衷之言也。不但与靖通书，即华歆、王朗、陈群、许芝、诸葛瑾皆有书与诸葛亮，见《亮集》。

三国时虽各有疆土之限，然魏、吴之间，民人未尝不私相往来。即蜀与北方，虽道里悬远，亦有间道可通，甚至可与鲜卑互通消息。诸葛亮在祁山，曾遣使连结鲜卑首领轲比能，比能至故北地石城与相首尾，事见《牵招传》中。当时若能使鲜卑大举袭魏之后，亦恢复中原之一奇也。大凡中国相争，辄有思利用外族者。战国、楚汉之际，则匈奴颇干涉中国之事。周、齐、隋、唐之际，则争向突厥结婚、称臣以求其助。即王莽之末，刘文伯以汉室之裔，亦俯首于匈奴以图恢复，固出一辙也。轲比能固一时之雄，不下于冒顿，使不死，亦中原之忧矣。雍闾事屡见《蜀志》而不详其本末。《后主传》但言益州有大姓雍闾反，流太守张裔于吴，据郡不宾，越嶲夷王高定亦背叛。《张裔传》云：“益州郡杀太守正昂，径往，至郡，闾遂越超不宾，假鬼教曰：张府君如瓠壶，外虽泽而内实粗。”据《后主传》乃建兴元年事，武侯南征盖由于此。

蜀人之降魏者，孟达外无闻。达之降亦非本怀，后仍有复归之意。若吴人则降叛相接。《孙资别传》云：“时吴人彭绮又